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二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四

城郭

詩二首

石鼻城

廩右石鼻在汧水之地
南去陳倉三十里

平時戰國今無在

次八公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指言蜀與魏也諸葛亮築此城以拒郝昭

陌上征夫自不關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

殘山

次八公自北來而入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送殘山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頃唐獨孤及集有招北客文○若拙

獨穿暗月朦朧裏

愁渡奔河蒼茫

間

次六公舊注讀從上聲先生前篇亦曰
蒼茫湍奔流蓋於此地見渭河故也

漸入西南風景變

自此地前往蜀
難爲入西南矣

道邊脩竹水潺湲

芙蓉城

井亭任時元豐元年
先生在徐州作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
豐三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
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

也

大公按胡徵之依王子高傳子高賓部員外郎王路之

太子載其所遇周事甚詳人用其傳爲六么曲先生詩

中稍涉其事今略取之○无邊按子高傳云忽一夕夢周

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

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玲瓏佳木青榴怪石殿閣金碧

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脩廊至一殿亭其雄壯下有三

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

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忘乎曰雖已忘奈情何於是

拊掌而去逡巡東廊之門叫答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

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

庭下之女偕次而上少頃馮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

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

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

愚凡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

我同君感其事

依詩遺周云

芙蓉城中花宴

次公杜詩閣攬
紹田花宴

誰其王者石與丁

璣

晏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僕也所主者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分然騎一素驥去○次公張師正括異志載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居止過衢見美婦二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遊何處曰非也諸女

御迎芙蓉館主爾時丁已在告頃之間卒

珠簾玉案翡翠屏

子故襄陽記龍巢山鉢帽峯并喜石室內有玉案佛經八卷在案上○二堆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漸臺西有丙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幾爲篤箔

雲霧舒霞卷子傳停中有一人長眉青

厚翼聞集柳毅之言

龍女曰紅粧千萬笑語熙く中有一人自然娥眉而長又退之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

烟如微雲淡踰

星次公孟浩然詩
微雲休向漢

往來三出空鍊形

次公酉陽雜俎祖載有人掘地遇石函發之見人方偃

仰容色如生湏更振髮而起即失所在方士云此太陰鍊形人也

竟坐誤讀黃庭經

次公聞之晁子

止云神鑠黑紙白字寫黃庭經名曰玉字苗庭經唐人有詩誤緣不是凡心起月黑揭牋謂字難○堯鄉僊家寶曰黃庭內經昔有

僊人誤讀句字謫居下界龜父按道藏有黃庭内外二景經二卷

天門夜開飛翠靈

芻道書三魂名

來靈胎
光幽精

無復白日乘雲輶俗緣千劫靡不盡師僧圓澤傳

俗緣未盡慎

勿相近朝帝也不言其詳由此後去不來者數日

即西朝列君曰

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缑山朝帝庭按傳云周云

朝帝也不言其詳由此後去不來者數日即西朝列君曰

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

冷

賈楚詞抑志而弭節兮住云按節徐行也以次自天門夜開

至此以言周初至時事○堯舜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道士浮丘公接上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告桓良

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缑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

時人則曲中所謂夢中共跨青鸞翼也

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歸鳳皇翔

次公杜詩嘆雨

而去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歸鳳皇翔

題曰碧雲而其字則真詰有飛天之書八龍雲篆

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

次公玉樓亭則曲中所謂一簷樓臺也天書碧雲篆則傳又云梁上有碑人經云燭火萬里流鈴八衝

龍流鈴

燭道家有流金火鈴○信民度

遽遽形開如酒醉

歐公此周夢爲蝴蝶而遠三然
又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芳卿寄謝空室

堯卿子

高傳曰

周命君登東廂之樓上有酒其惠蘭縵觀山川清秀梁上有卑題

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

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一朝覆水不反鉢羅巾別淚

空熒熒

歐公此言竟去而感歎之也李白詩覆水却收不滿杯

帽惟不暫闋今朝離意尚彌彌臨

又云水覆最難收○任子高傳曰周臨別留詩云久事

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班

云春風桃李花開夜

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

溟偶然相值兩浮萍

僧善權退之詩波濤內浮萍願君收視觀三

庭勿與佳穀生蝗螟

歐公此所謂歸之正也三庭道家事

之賦佳穀也○子仁黃庭

從渠一念三千齡

傳云由比一

內景云三庭佳穀生蝗螟念當後墮下界○曉卿神仙傳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

語神女曰昔爾丈卽游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二三十年矣續齊
書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日
鐵女渡河諸仙悉還岱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輒辭別矣弟問鐵女

何事渡河兄何當逐答曰織女暫詣牽牛
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所在

漢史記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

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

身也其狀兒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堯卿尹喜贊尹喜謂尹

和璞也老子西昇經曰老君出閑尹喜謂曰喜是蜀青城人自生以來已歷三千甲子矣或云尹作伊蓋伊憎與邢和璞同時二人故云尹與邢舊說以爲漢武帝尹邢二夫人誤矣仙家一念之末乃使爲尹邢二夫人非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變風止乎禮義之

也

壁鳩

詩二首

郿鳩

下公此鳩在郿縣董卓名之曰萬歲鳩○惠安
前地理志在扶風縣十一其八曰郿注郿音媚

衣中申厚行何懼

任王重卓傳卓議廢立越騎校尉孚答卓
以毒藥刀刺之不中左右執孚其後王允

與吕布謀誅卓令李肅以戰刺之秉中不入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

鳩裏金多退足憑

下作人間尹與邢

墮卓死鴻中珍藏有金
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

畢竟英雄誰得似臘脂自照不

湏燈

墮董卓素充肥既誅尸於市天執暗流
於地守尸皮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遠曙

寄題刀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

甄外春在先生竹籬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

熟滴增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龐

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薦德公道其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湏史德公還直入相

就不知何
者是客也

田園

詩八首

東坡八首

并序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之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汝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鑿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蓬蒿

次公國語云人庄子妄鑿鹽而殖蓬蒿

誰能捐筋

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

瓦礫歲晵土不膏

次公國語云其膏其勤

崎嶇草棘中欲刮一

寸毛

次公國語云平陽博物志地以草為毛

喟焉釋未歎我嘵荷時高

次公國語云高原○任

唐文辨釋

未而歎

荒田雖浪莽

師陶淵明詩
浪莽林野娛

高庳各有適下濕種秔稌

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

次公江南大江之南也蜀士意謂王文甫矣文甫乃嘉州犍爲

按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

邑中住久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

生能爲殺雞炮至數日不厭乃此也桑果已許乞好竹不

難栽但恐鞭橫逸

師達談助云竹根曰鞭齊寧竹諧曰鞭多西南行故謂之東家種竹西家理地

也仍湏卜佳處規以安我室

次公規字如東方朔諫起上林書云酈鍋之間號爲土膏

今規以爲死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飄飲

已可必

次公論語頌子一飄飲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

艾

次公左傳云有汾滻以流其惡杜詩云流惡邑里清

去爲柯氏陂千畝魚鰐會歲

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

次公風不鳴解雨不破塊

昨夜南山雲雨

到一犁外汙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泥芹有宿根
子仁杜詩飯煮青泥坊底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

膾

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作之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

次公我能數則自初種而鍼水至穗重而熟時也

毛空

暗春澤鍼水聞好語

蜀人以細雨爲兩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鍼水矣

分秧及初

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二一珠垂縷秋來霜

次公蜀中稻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壠閒螻蟻如風雨熟時螻

行

穂群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

新春便入競爭王粒照筐筥

次公筐筥鑄釜之子仁左傳云孰食大倉之

器又詩云惟筐及筥我父食官倉紅腐等泥土

次公惟筐鑄釜之

行

惟筐及筥我父食官倉紅腐等泥土

次公惟筐鑄釜之

行

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

望授種未踰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
葉昌君欲富餅餌要湏纖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
不敢忘

種棗期可剥

次公詩七月云八月剥棗剥之爲義剥落而取之也王介父新經乃謂剥其皮而進之誤矣

種松期可斲

次公詩松柏丸之計樹之以木也左方鏹是處

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

憇

次公太史公言十年

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舊

聞李衡奴

任三國志李衡每欲治家妻鄰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樹死謂兒曰汝母惡

我治家故窮如此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得千斤絹亦可用矣

此策疑可學我有同

舍郎官居在滿丘

李公擇也李公杜詩云二擇也黃柑猶自青照

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

間青黃垂屋角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

李仁按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

至店下村酒亦醇醕即此也潘子蓋潘邠老云

郭生本將種

漢書朱虛侯劉章侍高后宴爲酒吏請曰臣

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

賣藥市西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

厚古押牙富平縣俠客也盜取奉陵宮女無双以與王偃客爲妻死後者數人押牙亦自刎事詳見麗情集

家有十

畝竹無時容叩門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食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

公

杜拾遺子美也有詩云梅熟許同朱老叟松高擬對阮生論蓋在成都浣花溪上所居之時與朱阮二人遊則先生意自比老杜以

朱阮比

朱阮比三子矣吾師小子夏四海皆弟昆

次公論語子夏曰四

馬生本窮士

恩这日志林不祀人馬正卿字夢得作太學正清吉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

書杜子美秋風嘆一篇壁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月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流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惟夢得爲首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

貴求分買山錢

歸武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頤求買山錢
頓與百萬。李南史王秀之云吾山資已足
不可久留

我全友累牛背耕

輶毛筆語也

茲田刮毛龜背上

何時得成鵠
公龜背上刮毛筆語也

何時得成鵠

公龜背上刮毛筆語也

可憐馬生癡

公大率先生是詩八篇皆

至今李我賢

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

公大率先生是詩八篇皆
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

可憐馬生癡

公大率先生是詩八篇皆

至今李我賢

宗族

詩五首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

公暗使李白詩
兒女嬉笑牽人衣

我欲嗔小

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爲還生愧

此言洗盡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

公嘗

渴甚求酒於妻入抱酒堅請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故宜斷
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豈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

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
醒婦人之言終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頹然復醉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峥嵘

厚鮑明遠舞鶴賦歲峥嵘而催莫
又老杜贈鮮于京兆詩旅食歲峥嵘

坐撥

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

丁一退之詩
燈火稍可親

嗟乎潦倒無歸日

歐公杜詩多才
依舊能深酌

今汝蹉跎

已半生免使韓公悲壯事白頭還對短長檠

丁一退之
短檠檠

歌云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
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睛搔頭頻挑移近床太學儒生東魯
客二十餘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睽昏頭雪白此時提
挈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
吁嗟世事無不然

牆角君看短檠弃
牆角君看短檠弃

心衰面改瘦嶙峋相見惟應識舊聲

厚後漢夏侯譖傳
譖以声名爲中

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譖乃自剪須髮形爲治家
儂親交煙於形貌毀奔弟靜於洛陽市中遇譖不識聞其言声乃

覺而永夜思家在何處

歐公柳子厚詩隱憂倦永夜又退之示姪孫湘詩雲橫秦嶺家何在殘

年知汝遠來情

歐公杜詩看射益亮然殘年又退之示姪孫湘詩云知汝遠來應有意

畏人

默坐成癡鈍

馬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當對元帝飲酒自陳癡鈍乃成醜段元帝嘗曰卿異京風段非士

木問舊驚呼半死生

唐杜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

夢斷酒醒山雨

絕笑看錢鼠上燈檠

落第汝爲中酒味

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

吟詩我作忍錢聲

杜詩忍飢浮雲城又秦韜玉貴公子行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面

便思絕粒真無策苦

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

莊襄遂爲臨海太守令民賣劙買牛賣刀

買精曰何爲洲中牧長足爲生

三國志李備於武陵龍陽

帶牛佩犧死謂其子曰吾州里有千頭

木故歲可得綿子足可用矣

大弨一弛何緣彀

歐公復之詩大弨挂壁無

已覺翻翻不受檠

彈弓子曰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弓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注檠止弓之器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

因公韓嬰詩外傳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又復之云。昨日之日不可。

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閑凋謝白髮留

催衰疾瞻前惟兒二顧後子由一

安公唐李友傳李華作二孝贊頤後絕配

瞻前無鄰近者隔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

萬里姪憶汝總角時

十明日詩
總角怡兮

啼笑爲梨栗

緜晦明青子詩通子

垂九齡但覓梨與栗今來能慷慨志氣堅鐵石

耶懶皮日休桃花賦序宋璟疑其鐵腸石

心諸孫行後爾壯事何時畢

因公蓋言諸孫行將又如此壯事尤有窮盡也

詩十一首

婦女